

永久记忆版 随书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英] 简·奥斯丁

延边人民出版社



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 永久记忆版 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

傲慢与偏见

Pride And Prejudice

[英] 简·奥斯丁 王晋华 译

延边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丁(Austen, J.)著;王晋华译. -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2. 1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文杰主编)

ISBN 7-80648-926-6

I. 傲… II. ①简…②王… III. 长篇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6156 号

傲慢与偏见

主 编:文 杰

译 者:王晋华

责任编辑:张光朝

出版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7.75

字 数:2889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ISBN 7-80648-926-6/I·230

定价:160.00 元(全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第一卷

第一章

一个富有的单身汉所缺少的一定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太太，这已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不管这样一个单身汉的感情或者看法如何地鲜为他的新邻居所知，这条真理在周围住户人们的脑子里却是根深蒂固的，乃至总有这个或者那个邻居把他看作了他们某一个女儿的理所应得的财产。

“班纳特，我亲爱的，”他的太太有一天对他说，“你听说尼塞费尔德花园终于被租出去的消息吗？”

班纳特先生说他没有听到过。

“可这却是真的，”她接着说，“因为郎格太太刚刚来过这里，她告诉了我有关的全部情况。”

班纳特先生没有吭声。

“难道你不想听听是谁租下了这个花园吗？”他的妻子有些沉不住气地喊起来。

“你想要告诉我，而我也并不反对来听一听。”

这话足以是对她继续讲下去的一种鼓励了。

“嗨，亲爱的，你得知道，郎格太太说租尼塞费尔德的是一位从英国北部来的阔少爷；他乘着一辆驷马高车已在星期一那天来看过花园了，他非常满意这个地方，当下就和毛利斯先生谈妥了，计划在米迦勒节以前搬进来，他的一些佣人们在下周末就住进来。”

“这个年轻人叫什么名字？”

“彬格莱。”

“他成家了还是单身？”

“噢！亲爱的，是个单身，这一点儿也没错。一个拥有不少财产的单身汉；一年有四五千英镑的收入。这可是咱们女儿们的一件大好事！”

“这话怎么讲？那财产和我们的女儿有什么关系？”

“唉，我的班纳特，”他的妻子回答说，“你怎么这样扫人的兴！你也一定知道，我正在想的是让他娶我们的一个女儿。”

“这也是他住到这儿来的打算吗？”

“他的打算！你真能瞎说八道！不过很有可能的倒是他也许会爱上她们中间的一个，所以等他来了以后你必须尽快地去拜访他。”

“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你和女儿们去就行了，或者你可以打发让她们自己去，这样或许更好一些，因为你和女儿们一样的漂亮，彬格莱先生在这中间也许会喜欢上你的。”

“亲爱的，你尽拣好听的给我说了。我肯定曾享受过我的那份美丽，不过现在我可不愿说我有什么花容月貌了。当一个女人已经有了五个长大成人的姑娘以后，她就不该想她自己的美貌了。”

“在这样的场合下，一个女人通常是不会有许多的美丽可去值得想了。”

“不管怎么说，亲爱的，在彬格莱先生搬进邻里以后，你一定得去见见他。”

“确切地说，这超过了我所应当要做的范围。”

“可是你该考虑考虑你的女儿们才是。只要想象一下这会给你的一个女儿建立起什么样的幸福。威廉·鲁卡斯爵士和他的太太就冲着这一条已经决定要去了，因为你要不去，我和女儿们就没有理由去拜访他啦。”

“你无疑是有点儿过分谨慎了。我敢说彬格莱先生将会很高兴见你们的；我愿意写几句话叫你带上，向他保证不管他要的是哪一个女儿我都会是十二分赞成；不过对我的小丽萃我一定会添上点儿美言的。”

“我不愿你做这样的傻事。丽萃一点儿也不比别的几个女儿强；我敢肯定她连吉英一半的美貌也没有，连丽迪雅一半的活泼性子也没有。可是你呀，却总是偏爱她。”

“她们哪一个也没有什么值得可夸赞的，”他说，“她们像别人家的女孩子一样，又傻又无知；不过丽萃倒是比她的几个姐妹们脑子伶俐一些。”

“班纳特，你怎么能用这样的话来数落你的孩子？这样子来烦恼我是你的乐事。你对我的可怜的神没有一点儿同情心。”

“你错怪我了，亲爱的。我对你的神经是非常尊重的。它们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洗耳恭听你提到它们至少已有二十年了。”

“啊！你不知道我所受的痛苦。”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战胜这痛苦，活着看到许多一年有四千英镑收入的小伙子们住进邻里来。”

“那对我们没有一点儿的用处，如果这样的人搬来二十个你也不愿拜访他们的话。”

“你可以相信，亲爱的，当这里有了二十个，我愿意一一地拜访他们。”

机智、诙谐和幽默，不苟言笑和变化叵测是那么奇特地融会在班纳特先生的身上，以致他妻子跟他生活了二十三年还不足以能摸透他的性格。而她的思想却不难揣摸。她是一个智商不高的女人，懂得很少，性情又很不稳定。当她不高兴的时候，她便以为她的神经出毛病了。她活着就是为了把她的女儿们嫁出去；她生活中的慰藉就是访客拜友打听消息。

第 二 章

其实，班纳特先生是最早在等候彬格莱先生到来的那些人们中间的一个。他一直都在想着拜访彬格莱先生，尽管到了最后他还是向妻子说他不会去的；直待他已经做过拜访回到家中的那

天傍晚，班纳特夫人对此仍是一无所知。不过，就是在那个时候，这件事情用下面的方式给公布于众了。看着他的二女儿在整饰着她的帽子，班纳特先生突然对她说：

“我希望彬格莱先生会喜欢这顶帽子，丽萃。”

“我们无从知道彬格莱先生到底喜欢什么，”她的母亲不无抱怨地说，“既然我们不拜访人家了。”

“可是，你别忘记，母亲，”伊丽莎白说，“我们将会舞会上见到他，而且朗格太太也已经答应为我们引见了。”

“我不相信朗格太太会做这种好事。她自己便有两个待嫁的侄女。而且她又自私又虚伪，我对她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我也是如此，”班纳特先生说，“我很高兴你没有对她的帮忙心存幻想。”

班纳特夫人现在无心与她的丈夫斗嘴，可是又控制不住她的情绪，只好借她的女儿来出气。

“不要咳嗽没完没了的，吉蒂，你行行好！多少也可怜可怜我的神经。你要把它们给撕碎了。”

“吉蒂咳嗽不看时候，”她的父亲说，“她择时不当。”

“我咳嗽可不是觉得它好玩。”吉蒂气恼地说。

“你们下一次的舞会是什么时候？”

“从明天算起，再过两个星期。”

“噢，那么，”她母亲嚷道，“朗格太太在举办舞会的前一天才能回来；所以让她为我们引见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她自己到那时还不认识他嘛。”

“哦，亲爱的，这样子你就可能占上风了，你可以将彬格莱先生介绍给她了。”

“这不可能，班纳特，不可能，我自己还不熟悉他呢；你怎么能这样逗我生气？”

“对你的周到慎重我表示尊敬。两个星期的相识当然算不了什么。人们不能用两个星期的时间就真正了解了一个人。不过如果我们不冒险，别人就会这么做了；朗格太太和她的两个侄女毕竟

不会坐失良机的；因此，如果你拒绝做这一引见的事儿——为此朗格太太当然会对你十分感激的。那么我可就自己把它承担下来了。”

女儿们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她们的父亲。班纳特夫人只是说着：“瞎扯，简直是瞎扯！”

“你的这一表示强调的感叹语气是什么意思？”他大声说，“你是不是觉得所应行的介绍礼仪以及对它们的重视是胡扯八道呢，玛丽，你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姑娘，读了许多的经典名著，而且做了不少的摘录。”

玛丽很想发表点高见，但却不知从何说起。

“在玛丽整理她的思想的当儿，”他继续说，“还是让我们回到彬格莱先生的话题上吧。”

“我现在讨厌听到彬格莱先生这个名字。”他的妻子嚷起来。

“听到这话我可就感到遗憾了；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这样告诉我？假如我今天早晨知道是如此的话，那我就一定不会去拜访他了。这有多糟；不过既然我已经的的确确做过这次造访了，我们现在可避免不了和人家结识了。”

女性们的诧异和吃惊的程度正像他事先所预料的那样，或许班纳特夫人的惊异更胜女儿们一筹；尽管在一阵惊喜过后，她开始宣称，这一切都早在她的预料之中了。

“班纳特，我的亲爱的，你真好！我早就知道我最后总会说服你的。我确信你对女儿们的疼爱是不会使你放弃这样一个机会的。噢，我真是太高兴了！也亏你能开出这样的玩笑来，早晨你就去了而直到刚才你还只字没提。”

“喂，吉蒂，你现在可以想怎么咳嗽就怎么咳嗽了。”班纳特先生说着便离开了房间，他妻子的狂喜已经弄得他有些倦怠了。

“女儿们，你们有一个多么体贴你们的父亲啊，”在门被关上以后她说，“我不知道你们将来如何才能报答他的关心；还有如何才能报答我，在这件事情上。在我们这把年纪，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们，成天地去结交新相识可不是一件快意的事情；不过，为了你们，

我们什么也愿意做。丽迪雅，我的宝贝，尽管数你的年龄小，我敢说在下一一次舞会上彬格莱准会和你跳舞的。”

“噢！”丽迪雅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怕呢；因为虽然我年龄最小，可个子数我高。”

那天晚上所剩下的时间母女们都用来揣测彬格莱先生几时会对她们的父亲做回访，用来决定她们多会儿请他来吃饭最为合适。

第三章

不过，班纳特夫人凭着她的五个女儿的帮腔就这次拜访所能探询出的一切情况，还是不能足以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一个对彬格莱先生的较为满意的描述。她们用了种种的方法来对付他——赤裸裸地提出问题，巧妙的设想，不着边际的猜测；可是这些技巧都未能对他奏效；最后，她们只好满足于从她们的邻居鲁卡斯太太那儿听到间接的消息了。邻居的报导很令人心动。威廉爵士对彬格莱先生很有好感。他非常的年轻，出奇的英俊，对人格外的随和，而且最叫人高兴的是，他有意带许多的朋友来参加下一次的舞会。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了！喜爱跳舞，这就意味着朝坠入爱河的道路迈出了实在的一步；姑娘们跃跃欲试都希望自己能赢得彬格莱先生的心。

“要是我看到我的一个女儿能欢欢喜喜地嫁到尼塞费尔德，”班纳特夫人对她的丈夫说，“而且其他的女儿也都能嫁个好人家，我这辈子也就心满意足了。”

几天以后彬格莱先生回访了班纳特先生，在他的书房与他坐了大约有十分钟的时间。他原本想着能够一睹年轻小姐们的芳容，对她们的美貌他已多有耳闻；可是见他的只有她们的父亲。小姐们倒比他幸运一些，因为她们已从楼上的窗子里看到了，他穿着一件蓝外套，骑着一匹黑色的马。

饭局的邀请不久便发出去了；班纳特夫人已经在计划操办很

能体现出她做饭手艺的几道菜，这时突然从那边传来回话，于是这请饭的事也就搁下了。彬格莱先生第二天要进城去，所以不能接受他们的盛情邀请，班纳特夫人对此觉得很不自在。她简直想象不出他刚刚来到哈福德郡就要回到城里去干什么；她开始担心他会不会总是这样子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永远不会像他所打算的那样在尼塞费尔德安顿下来。鲁卡斯太太说她想去伦敦只是为了带回大批的客人来参加舞会，这才略微安定了她的情绪；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彬格莱将带领 12 个女士 7 个男子来参加舞会。这里的姑娘听说有这么多女士要来不免有些沮丧，不过到了举办舞会的前一天她们的心情又好了起来，因为她们又听到消息说，他从伦敦只带回了六个人——他的五个姐妹和一个表妹。当他和他的客人们进到舞厅的时候，他们一共仅有五个人：彬格莱先生，他的两个姐妹，姐夫和另外一个男人。

彬格莱长得仪表堂堂，很有绅士风度；他的面庞惹人喜爱，言谈举止平易近人毫无造作。他的两个姐妹也都是靓女，行为装束都很风雅。他的姐夫赫斯特先生看上去只是个普通的绅士而已，可是彬格莱的朋友达西却很快引起来了满屋子人的注意，只见他长得眉清目秀，身材匀称魁伟，举止高贵；在他刚刚进来五分钟的时间里，他一年有一万英镑收入的消息已经在四下传开了。男人们称颂他是男人中的佼佼者，女人们夸赞他比彬格莱先生漂亮得多。在前半个晚上，他一直沐浴在人们景仰钦羡的目光里，后来他的行为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使他的声誉一下子一落千丈；因为舞会上的人们发现他孤傲不群，人们无法接近和愉悦于他；这样一来，不管他那德比郡的庄园有多大，也不能使他免遭人们非议了，人们说看他的面孔有多冷峻，仿佛要拒人以千里之外，与他的朋友相比他简直就算不上什么。

彬格莱先生很快便熟悉了在场的头面人物；他生动风趣，落落大方，每一场舞必跳，最后还遗憾地说这舞会结束得太快了，说他自己也将在尼塞费尔德举办舞会。如此和蔼平易的品性为他增色不少。这使他与他的朋友之间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达西

先生仅跟赫斯特夫人和彬格莱小姐两人分别跳了一次舞，就再也没有和任何别的女人跳过，剩下的时间他都是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有时偶尔和他一块来的那伙人们聊上几句。他的性格使在场的人们给他下了评断：他是世界上最高傲最令人不快的那种人，大家都希望他再也不要到这里来才好。在这中间最为反对他的要数班纳特夫人了，由于他轻蔑地对待了她的一个女儿，她对其行为举止的泛泛不满变为了一种特别的忿怨之情。

因为晚会上的男舞伴们少，伊丽莎白·班纳特有两场舞不得不空坐在那里；在那期间，达西先生就站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因此当彬格莱先生离开场子几分钟过来敦促他的朋友也跳起来的时候，她听到了他们之间的那场对话。

“嗨，达西，”彬格莱说，“你来跳吧，我真不愿意看到你这样很傻地独自站在一旁。”

“我不会跳的。你也知道我讨厌跳舞，除非是和我特别熟悉的人。在像现在这样的晚会上跳，我简直受不了。你的姐妹们都没闲着，这屋子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个别的女人，如果我去和她跳舞不是让我活受罪吗？”

“我可不会像你那么挑剔。”彬格莱说，“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句真心话，我从来未曾碰到过像今天晚上这么多的可爱的姑娘。你瞧有几个可说是美丽非凡。”

“跟你跳舞的那一个，是这屋子里惟一长得好看的姑娘。”达西先生说，一边用眼睛望着那边的班纳特家的大小姐。

“噢！她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姑娘！不过，在你身后坐着她的妹妹，我敢说，也很漂亮，很招人喜爱。来，让我请我的舞伴给你介绍一下。”

“你指的是哪一位？”他回过头去找寻了一会儿，待他遇到了伊丽莎白的目光后他便不再看着她了，只冷冷地说，“她长得还凑合，可是还没有漂亮得能使我动心；而且，我眼下也没有那样的兴致，去青睐那些受到别的男人冷落的年轻小姐们。你最好还是回到你的舞伴那儿去吧，她笑得很甜，你不要再跟我浪费你的时间了。”

彬格莱先生听从了他的劝告，达西先生也随后走开了；伊丽莎白对他委实没有什么好感。不过她还是兴致勃勃地给她的朋友们讲了这件事情；伊丽莎白性情活泼调皮，能从任何可笑的事物中得到乐趣。

整个晚上，对于班纳特一家来说都过得很快活。班纳特夫人留意到她的长女倍受来自尼塞费尔德的那群宾客们的赞赏。彬格莱先生前后跟她跳了两次舞；她的妹妹们在场反倒更衬托出了她的美貌。吉英跟她的母亲一样为此感到很庆幸，虽然她没有像母亲那样喜形于色。伊丽莎白也为吉英自豪。玛丽听到有人向彬格莱小姐提起自己，夸她是邻近一带最有才气的女子；凯瑟琳和丽迪雅也很幸运，一直都没少了舞伴，她俩早已把此看做是一个舞会上最大的幸事了。这一家人因此高高兴兴地返回了他们住着的那个村子浪博恩（他们一家是这个村子的主要居民）。到了家中她们发现班纳特先生还没有睡觉。只要一看上书他就忘记了时间；在今天晚上这样的场合，他对事先曾激起妻子和女儿的辉煌憧憬和期望的这一舞会，当然颇有些好奇之心。他倒宁愿他的妻子觉得这个新邻居处处不尽如人意才好；可是他很快便发现，他现在听到的和他所希望的完全不同。

“噢！亲爱的，”他的妻子一进门就喊，“我和女儿们度过了一个最愉快的晚上，参加过了一个最好的舞会。我希望你也在那儿就好了。吉英受到了那么多的赞扬，谁也无法跟她相比。人人都说她长得漂亮；彬格莱认为她非常的美丽，和她跳了两回舞；在这个晚会上她是惟一得到他两次邀请的姑娘。舞会一开始时，他邀的是鲁卡斯小姐。看到他跟她站在一块儿，我心里真觉得不好受；不过，他对她并不赞赏，你也知道没有人会的；当吉英走下舞池的时候，他的心却似乎被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他向人询问她的姓名，请人进行介绍并邀她跳下一轮舞。他第三轮舞跟金小姐跳的，第四轮是跟玛丽雅·鲁卡斯跳的，第五轮又是跟吉英跳的，第六轮跟丽萃跳，还有布朗谢家的——”

“要是他稍微同情同情我的话，”她的丈夫不耐烦地喊道，“他

就会连这么多的一半也不会跳到了！天哪，甭再提他的这些舞伴了。啊！真想他在跳第一场舞时就把脚踝扭了！”

“噢！亲爱的，”班纳特太太继续说下去，“我很喜欢他。他长得是那么的帅气！而且他的姐妹们长得也很迷人。我平生还从来没有见过她们那么高雅的服饰。我敢说赫斯特夫人衣服上的条带是——”

说到这里她又被打断了。班纳特先生不愿听到任何有关服饰方面的细节描述。于是她不得不另找一个话题，她忿忿地不无夸大地讲述了达西先生的令人吃惊的无礼行为。

“不过，我相信，”在一番讲述之后她补充道，“他不喜欢丽萃，这又损不了丽萃的声誉，因为他是最令人憎恶的那种人，根本不值得人们去愉悦他。他高傲自大，目中无人，叫人无法忍受！他一会儿走到这儿，一会儿走到那儿，自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没有人能配得上和他跳舞！亲爱的，当时你要在场能给他一顿教训就好了。我非常讨厌那个人。”

第 四 章

当只留下吉英和伊丽莎白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在此之前一直对彬格莱先生不多赞美的吉英便开始向她的妹妹表达她对他的无限爱慕之情了。

“一个年轻男子就该是他那个样子，”她说，“通情达理，活泼风趣；我以前还从没有见过这么惹人喜爱的举止仪态！——那么平易近和，而且又是十全十美的教养！”

“他长得也很漂亮，”伊丽莎白说，“只要可能，这也是一个青年男子应该具备的。所以他的性格是完美无疵的。”

“他第二次又请我跳舞时，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我并没有料到他会这样看得起我。”

“是这样吗？我可替你想到了。这就是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

很大的不同。青睐和赞美降临到你头上时，你总是感到意外和惊喜，而我从来也不。他再次邀你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了。他当然看到了你比屋子里的别的女人漂亮十倍。所以，一点儿也不必为他的献殷勤而感谢他。哦，毫无疑问，他很随和，你喜欢他我没意见。你已经喜欢过不少不怎么地的男人了。”

“哎呀，亲爱的丽萃！”

“唉，这你也清楚，就一般而言，你太容易对人们产生好感了。你从来看不到任何人身上的任何缺点。在你的眼睛里，整个世界都是美好可亲的。我还从没有听你说过哪一个人的不好。”

“我总是希望自己不要过于草率地去批评一个人；不过我说的总是我的心里话。”

“我知道你是这样；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你有这样的聪明和良知，可是你全然看不到别人身上的愚蠢和无聊，你又是那么的真诚无瑕！装出一种坦诚，这太普遍了；——人们到处可以见到。但是坦诚毫无矫饰和心机——说出每个人性格上的优点，使他变得更美好，对不好的只字不提——这只有你能做得到。那么，你也喜欢那位先生的两个姊妹了，不是吗？她们的举止言谈可是比不上他。”

“乍一看，的确如此。不过当你和她们交谈起来时，你就觉得她们是那种非常叫人喜欢的女人了。彬格莱小姐要来和她哥哥一起住，为他操理家务；我相信她一定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好邻居的。”

伊丽莎白虽然静静地听着没有再说什么，可是她心里并不信服；彬格莱姐妹俩在舞会上的行为表现，总的来说，并没有取悦于人的意思；因为伊丽莎白的观察力比姐姐敏锐，性情少姐姐的柔顺，她做出的判断任凭别人怎样对她奉迎也不会轻易地改变，所以打心眼里讲她对那姐妹俩并没有什么好感。平心而论，她们也是非常高雅的女士；在她们高兴的时候，她们也不乏有生动和风趣，在她们有意去做时也不乏有随和迷人的力量；但是她们的禀性却是高傲自负。她们长得年轻貌美，曾就读于伦敦一所上流的私立专科学校，拥有两万英镑的财产，平时已经养成了阔绰的花钱和结

交上层人物的习惯，因此她们从每一个方面来讲，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们自己高贵而别人卑微。她们出身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有声望的家族；这样的出身深深地烙印在她们的记忆里，至于她们兄弟姐妹的财产都是靠做生意赚来的，她们可似乎不大愿意记得。

彬格莱先生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了将近十万英镑的财产，他父亲原本打算购置一个庄园，却未能活到办成这件事。彬格莱先生也有这样的打算，并曾几次计划在他的故乡置办庄园；不过，现在既然他已经租下了一所上好的房子，而且还有一个庄园任他使用，在那些对他的安逸随和秉性稍有了解的人看来，他会不会后半生就在尼塞费尔德住下去，把购置庄园的事留给下一代去做，可就不得而知了。

他的姐妹们都非常希望他有一个自己的庄园；不过，即使他现在只是作为一个租户的身份居住下来，彬格莱小姐还是十二分的愿意在这里做家庭主妇，他的姐姐赫斯特夫人（她嫁了一个追求时尚却财产不多的男人）也愿意把他的家当作是自己的家一样，只要是住着舒服。在彬格莱快要二十三岁的时候，他偶尔听到人们的推荐，便禁不住跑到尼塞费尔德来看了这所房子。他里里外外地查看了半个小时，所处的地段和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房间都很合他的心意，房东对这房子的一番赞扬也叫他满意，于是当场便把它租了下来。

虽然他和达西先生在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可他们俩之间却存在着一种非常牢固的友谊。——彬格莱的平易、率真、温顺的性情在达西的眼里都显得可贵，尽管再难找到一种性格能与达西形成现在他俩之间的这样大的反差，尽管对他自己的性格，他也从来没有表现出过任何的不满。彬格莱非常看重达西的友情，对达西的见解也十分的佩服，在理解力方面达西优胜于他。当然啦，彬格莱也一点儿不笨，只是达西有点聪明过人罢了。然而，达西却又有高傲、不苟言笑、挑剔苛求的一面，而且他的举止言谈虽然很有教养，却给人以拒之门外的感觉。在这一方面，他的朋友远胜于他。彬格莱无论去到哪里，都有人们喜欢，而达西却总是处处不断地得

罪人。

从他们俩提及麦里屯舞会时的态度上，便足以看出上述这一点。彬格莱说，他平生还从未遇到过这么快活的人们和这么漂亮的姑娘；每个人对他那么友善那么关照。这里没有繁缛的礼节，气氛显得生动活泼，不多一会儿他就觉得在这儿待得很自如了；至于班纳特小姐呢，他想象不出还会有比她更美丽的天使。与此相反，达西在这儿看到的只是一群没有什么美感没有时尚可言的乌合之众，他对这群人没有丝毫的兴趣，反过来也没有谁去注意他和亲近他。他承认班纳特小姐长得漂亮，不过她笑的时候却太多了点儿。

赫斯特夫人和她的妹妹彬格莱小姐也承认班纳特小姐笑得多了点——不过她们还是赞赏她和喜欢她，说她是可爱的姑娘，她们愿意和她有更多的交往。班纳特小姐就这样有了她的名声，她们的兄弟听到了这番话，便觉得他以后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她了。

第 五 章

距离浪博恩不远的地方住着一户班纳特一家非常熟悉的人家，即爵士威廉·鲁卡斯的府上。爵士从前是在麦里屯做生意来着，他在那儿赚得了一定的财产，并在当市长期间上书皇上，获得了一个爵士的头衔。这一显耀的地位使他倍感荣幸，使他开始讨厌起做生意来，也讨厌起再住在那个小镇上，于是停了生意，告别了小镇，他们一家人搬到了一个离麦里屯大约一英里路的宅邸，从那以后那块地方就叫鲁家庄了，他在那里可以尽兴地享受自己的显要，不再有生意缠身，他可以全身心地去处好与世人的关系。因为尽管他为自己的地位陶然欣然，可并没有变得倨傲起来；相反，他对每一个人都倍加关照。他生性善良，待人友好体贴入微，自从觐见皇上以后更是变得彬彬有礼。

鲁卡斯夫人是那种心地善良的女人，为人不要什么心眼，因此

成了班纳特夫人的好邻里。鲁府上有几个孩子，最长的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姑娘，大约已有二十七岁了，是伊丽莎白的最知心的朋友。

鲁府和班府上的小姐们遇到一起把舞会上的事谈论谈论，这在她们看来是绝对有必要的；于是舞会开过的第二天早晨就把鲁府的小姐召到浪博恩来交换意见了。

“你打响了晚会上的第一炮，夏洛蒂，”班纳特夫人神色从容客气地对鲁卡斯小姐说，“你是彬格莱先生选中的第一个舞伴。”

“不错——不过他似乎倒是对他的第二个舞伴更为喜欢。”

“噢——我想你是说吉英——因为他跟她跳了两回舞。看上去他像是真的对她很赞赏——我的确认为他是如此——我听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可是我也弄不清究竟——我听到了一些有关鲁宾逊先生（指达西先生——译者注）的话。”

“或许你是指我从旁边听到的他和鲁宾逊先生之间的那场谈话吧；我没有对你提起过吗？鲁宾逊先生问他喜欢不喜欢我们麦里屯的舞会，他是不是觉得这舞会上有许多漂亮的女人，还问他谁最漂亮。他的回答即刻指向了最后一个问题——噢！当然是班纳特家的大小姐了，在这一点谁也不会有异议。”

“千真万确！——哦，那的确早已成了定论了——看上去的确像是——不过，你也知道，这一切也许会什么结果也没有的。”

“我听到的话比你听来的更有意思，伊丽莎^①，”夏洛蒂说，“当然啦，达西先生说的话不像他的朋友那么值得一听，不是吗？——可怜的伊丽莎——他只说她长得凑合。”

“我求你别再拿他昨天对丽萃的无礼来刺恼她了；既然他是个那么讨厌的人儿，叫他喜欢上才是算倒楣呢。朗格太太昨天晚上对我说，他挨在她旁边坐了半个小时竟连一句话也没跟她说。”

“你那么肯定，妈妈？——这话是不是有点出入呢？”吉英说，“我明明看见达西先生和她说话来着。”

① 指伊丽莎白。也即丽萃。